



日本外史補

大友氏
附立花氏

七





經家女利根局

日本外史補卷之七

大友氏 附立花氏

大友氏出於左近將監源能直右大將源賴朝幸

大友經家女有身賜之藤原親範生能直冒外祖

姓稱大友 大日本史按藩翰譜大友經家作大友經宗大友記藤原親範作大友親義

能直幼字市法師賴朝嘗詣箱根親範攜市法師

謁賴朝自是市法師常侍賴朝建久四年從獵富

士野會會我祐成與弟時致夜殺江藤祐經以復

父讎營中大擾賴朝擐甲欲親出拒市法師年甫

藤北屬大野郡
府內屬大分郡

一牽袂諫曰。闇夜小鬪。不足親勞手。君非征夷大將軍邪。何不自重。賴朝大奇之。後以功為左近將監。豐後豐前守護。名能直。治于藤北。後徙居府內。大友記。治于藤北。能直五世孫。曰貞宗。為左近將監。左衛門尉。兼近江守。元弘中。後醍醐天皇在船。上。貞宗與菊池武時。少貳貞經。謀勤王。既而與貞經俱叛。應足利尊氏攻菊池氏。尊氏之走筑紫。菊池武俊迎戰。多多良濱。貞宗從尊氏弟直義。擊敗之。及尊氏再向京師。貞宗復從直義。攻拔福山。進

長門國武
郡須賀園
益田新書

戰湊川。敗楠正成。尋與諸將拒新田義貞於東寺。卻之。貞宗生六子。貞順。貞載。宗匡。氏泰。氏行。氏時。貞載為結城親光所殺。尊氏命氏泰承貞載後。氏泰無子。以弟氏時為嗣。大日本史氏時子親世。為修理權大夫。幼有異質。及壯豪邁。屢與菊池武政戰。不利。議和。及武政死。親世攻武政子武朝。不利。請援於足利氏。足利氏使大內義弘赴援。自肥前進。親世踰阿蘇。入益城郡。與義弘俱乘曉霧。襲武朝於訖摩原。大敗。武朝既勝而意驕。親世謂我當以計

取之。乃縱反間於肥後曰。託摩原之役。義弘被創。不能復出兵。親世亦病。頃之親世偽病死。葬萬壽寺。潛削髮號祖高。武朝聞之喜曰。親世死。無復足慮。日縱酒弛備。親世謀知之。陰與義弘約期。急攻武朝。大破之。武朝乞降。親世朝京師。為筑紫探題。九州記。按菊池傳記。託摩原之役。及武朝乞降。並與本書不合。親世卒。二子持直親隆。皆幼。弟親著承後。親著長子孝親。為人粗厲驕縱。親著惡之。欲傳國次子親綱。孝親聞之憤怨。應永十三年冬。孝親弑親著而自殺。持直盡誅賊。

親綱初名花市

黨自立。永亨五年春。持直讓國親綱。寶德三年春。親綱讓國持直。弟親隆。親隆讓國親綱。弟親繁。親繁卒。子政親嗣。文明十六年。政親傳國長子義右。既而生隙。明應五年。義右弑政親。義右亦見殺。政親弟親治。起兵平義右。黨自立。尋傳國長子義長。而老。永正十五年秋。義長卒。子義鑑嗣。猶幼。親治決國事。大永四年春。親治卒。義鑑始親政。天文十六年春。義鑑如京師。謁將軍足利義輝。叙從三位。任左馬頭。先是。菊池武朝之裔能運。死無嗣。族政

隆承後。國人不服。廢政隆。夏立宇治惟乘子惟長
為主。更名武經。既而武經驕恣嗜殺。將士怨叛。逐
武經。分取其地。國中大擾。御舟城主甲斐宗運素
歸心於我。請來攻。十七年八月。義鑑令長子義鎮。
將兵伐肥後。以宗運為鄉導。攻合志親為於竹迫
城降之。遂攻下宇土。津守木山。八代諸城。肥後平。
義鑑令弟義武冒菊池氏。鎮肥後。九州記按菊池
傳記係天文二
十年。義鑑性剛暴好內。疎義鎮。而愛少子八郎。八郎
母有寵。欲立其子為嗣。結義鑑嬖臣入田親真為

丹後守親真

援親真為數稱。八郎賢。由是義鑑有易嫡之意。
九年二月。義鑑將廢義鎮。召其老齋藤播磨。小佐
井大和。田口玄蕃。津久見美作議之。四人交諫曰。
世子聰明無過。廢長立庶。非禮也。義鑑不懌。起入
內。是夕復召四人。玄蕃美作辭以疾。播磨大和入
見義鑑殺之。玄蕃美作聞之惶急。即夜合謀突入
卧內。弑義鑑。及八郎母子而自殺。義鎮適浴別府
温泉。聞變馳歸。令戶次鑑連。齋藤鎮實。擊親真。親
真奔肥後。投宇治惟豐。惟豐其妻父也。誚曰。汝不

伯耆守鑑連後
稱丹後守削髮
號道雪
兵部少輔鎮實

能死君難。欲求活於吾。吾安得私汝。乃斬親真。來

獻其首。義鎮命梟之於市。參取九州軍記。九州親誠。按

治亂記。八郎作到明子。誤也。到明。即義鑑。諡也。又

按豐後國志。義鑑之見。袂。義鎮發日田。玖珠兵擊

親真。親真拒戰不支。走。小松寨自殺。或曰。今小松

尾山林中有二墳。一親真。一其女墓。未知是否。

義鎮既立。慨然欲復遠祖親世之業。勤學勵武。二

十年。大內氏臣陶晴賢。弒其主義隆。明年。晴賢請

義鎮弟義長。立為主。九州治亂記。弘治元年。安藝國主

毛利元就。討晴賢。誅之。大內義長。保山口。元就攻

之。三年。義長棄山口。走長門。自殺。於是元就謀并

豐前。筑前。陰招鎮西諸豪。筑前秋月文種。原田隆

種。肥前筑紫惟門。素屬我。文種隆種。皆漢高祖之

裔。惟門。太宰少貳賴翁之後也。三家皆以門地自

負。我將士以其勢微。待之甚倨。三家常忿怨。至是

陰送款於毛利氏。義鎮聞之。遣戶次鑑連。高橋鑑

種。曰。杵鑑速伐之。七月。攻文種於秋月城。拔之。文

種自殺。八月。進攻惟門。惟門敗走。保五箇山。遂奔

安藝。義鎮令鑑種守巖屋。參取大友記。永祿五年。

毛利元就。既定山陽諸國。十月。使小早川隆景。將

三河守鑑種
越中守鑑速
秋月城在筑前

左近大夫鑑理

兵入豐前。攻門司。守將奴留湯主水。棄城走。義鎮聞警。遣戶次鑑連。齋藤鎮實。吉弘鑑理。以二萬人赴救。至立石原。分兵為二。鑑連循安達山。西出柳浦。鎮實鑑理。次魚野嶋野。約待前軍已合。踰山擊敵。後十三日。鑑連與隆景戰于柳浦。今弓手亂發。每矢刻己名。敵陣頗動。既而鎮實等踰山鼓譟夾擊。破之。隆景走。保門司隨而圍之。隆景棄城逃。我兵追擊。蹙之海。敵兵爭船。覆溺死者無算。隆景僅免。於是豐前二筑復屬我。威震鎮西。九州治亂記。按吉田物語。

門司之戰。係永祿四年。事實亦與本書大異。當是時。肥前有龍造寺氏。

薩摩有鳴津氏。皆為勅敵。義鎮既破毛利氏。寢驕恣。多內寵。日事宴樂。好歌舞。戶次鑑連欲諫。不得見。乃選歌舞童女獻之。義鎮欣然召見。鑑連鑑連因諫曰。先公怠政。失撫御之道。致疆內怨叛。其鑒不遠。今毛利氏憤門司之敗。日夜伺我。君嘗不以為慮。日宴樂深宮中。臣切恐不獨外患乘之。雖疆內亦不可保也。願君以先公為戒。義鎮納之。大友記。是歲。義鎮削髮號宗麟。大友與廢記。按九州記。九州治亂記。係永祿八年。

巖屋在筑前

田彈正

鑑種

宗麟

毛利氏

寶滿山在筑前

十年。高橋鑑種以巖屋叛。降毛利氏。初鑑種兄一萬田彈正妻有容色。宗麟殺彈正。納其妻。鑑種怨之。以故叛。糾合秋月種實等。種實文種子也。文種之死。種實猶幼。竄匿陰圖復仇。至是乞援於毛利氏。筑紫惟門子廣門亦據三條城。應鑑種。鑑種城寶滿山據之。使其族守巖屋。參取藩翰譜。大友記。九州記。宗麟殺一萬田彈正。納其妻。據藩翰譜。高橋記。按大友記。初宗麟以鑑種伐秋月氏。功賜巖屋城。鑑種懷觖望。以故叛。宗麟聞之大驚。遣戶次鑑連等伐之。七月。鑑種出城迎拒。我軍擊破之。分兵攻拔巖屋。遂圍寶

滿以城險不下。退軍山麓。宗麟令齋藤鎮實將八千人伐廣門。廣門降。九州記。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鎮實引

鑑忠號宗歡

兵與鑑連等圍寶滿。會種實將毛利氏兵。據秋月城。將援寶滿。二筑騷然。八月。鑑連議留鎮實及吉岡鑑忠當寶滿。而自與臼杵鑑速、吉弘鑑理、擊種實於甘水長谷山。種實退保秋月。明日疾攻拔城。種實脫身走古所山。鑑連等屯休松及觀音岳。道場山以逼古所山。種實鑑種告急毛利氏。豐前筑前兵陰通毛利氏。稍稍叛去。宗麟聞之。命諸

將還屯筑後以備毛利氏於是鎮實鑑忠退而屯
松尾鑑速鑑理將退種實夜襲其營二將敗走種
實轉攻鑑連營鑑連擊走之追至古所山下九州軍記

按大友記九州記並云鑑理鑑速屯莊山十一年立花鑑載以立花城

叛陷白嶽城九州記鑑載能直裔宗匡六世孫也世

為立花城主屬大友氏至是降毛利氏立齋舊聞記四

月毛利氏將清水左近率兵來助鑑載宗麟遣戶

次鑑連等三將攻立花城城兵潰鑑載自殺左近

走名嶋鑑連使奴留湯主水津留原掃部守立花

而軍野田及小竹青柳既而左近耻敗來圍立花

主水掃部告急鑑連等赴援擊大破之左近脫身

遁九州記秋月種實聞左近敗懼乞降以弟元種為

質千手長野宗像原田諸族皆降十一月宗麟令

菊池鎮成攻龍造寺隆信敗死鎮成義武子也十

二年正月隆信與高橋鑑種謀導毛利氏以攻我

宗麟聞之欲及毛利氏未至伐隆信使戶次鑑連

吉岡鑑忠等將三萬人入肥前軍今山隆信邀拒

月餘不決鑑忠偽作書遺隆信將古館某八重某

如與有約者射之敵營。或得書以獻隆信。其將士交相疑。隆信懼請和。乃還軍。四月。毛利氏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將山陽山陰兵來圍立花。守將津留原掃部等拒戰不能支。致城去。元春隆景既取立花。軍博多。五月。宗麟自將至筑後。軍高良山。分兵備寶滿。使戶次鑑連等赴博多。擊元春隆景於多多良濱。破之。元春隆景走保立花。參取九州軍記九州治亂我軍遂圍立花。相持不戰。六月。宗麟留諸軍歸府內。十月。吉岡鑑忠說宗麟曰。毛利氏久屯客

太郎左衛門輝弘

地。兵疲糧盡。方今天漸寒。彼且運衣食。我預扼周防長門海路。奪敵糧船。遣一將入周防。擣其虛。必有利。宗麟曰。誰將者。對曰。大內輝弘。輝弘大內義隆叔父也。與義隆有隙。亡歷抵諸國。遂來奔。於是宗麟遣兵扼海路。使輝弘將兵三千航海入長門。縱火民家。長驅入山口。是時。毛利氏兵多在鎮西。以故無敢拒。尼子氏臣山中幸盛亦擁尼子勝久。自丹後入出雲。遺臣爭聚。元就聞之大驚。使元春隆景還軍。十一月。二將夜棄城逃。參取大友記九州記九州

小倉屬豐前

鎮種削髮號紹

治亂記。輝弘將兵三千。據吉田物語。豐前覺書。按九州記。以輝弘為義隆從弟。外史以為義隆諸兄。皆誤。今據大內系圖。改之。藩翰譜外史。並以立花之役。為永祿十一年。亦似誤。高橋鑑種

聞元春等去。大懼乞降。宗麟宥其罪。徙之于小倉。

令吉弘鎮理。冒高橋氏。鎮理鑑理子也。夏名鎮種。

守巖屋寶滿。九州軍記今戶次鑑連屯山隈。盡罷諸軍。

豐前覺書輝弘之入山口。留數日。勢稍張。聞元春隆景

旋軍。乃懼。欲還豐後。圖再舉。抵秋穗。為元春所攻。

殺。九州治亂記元龜二年。宗麟令戶次鑑連。冒立花氏。

守立花以鎮筑前。豐前覺書。按九州治亂記。鑑連守立花。係元龜元年。大友記。興

廢記。係永祿二年。皆似誤。宗麟既并鎮西六國。而嶋津義久。

數鈔略日向。與伊東義祐攻擊不已。天正五年。義

祐為義久所敗。來奔。因變臣田原紹忍。請伐義久。

宗麟許之。嶋津世祿記。日向記。按嶋津家譜。與本書不合。說具嶋津氏記中。紹忍

為人傻佞。恃寵擅權。政事縱弛。諸將怨望。宗麟信

耶蘇教。盡壞國中神祠。宮中數有怪。宗麟不以為

意。大友記六年八月。宗麟將伐嶋津氏。會諸將議之。

齋藤鎮實諫曰。踰國犯險。伐無釁敵。臣恐毛利氏

乘間來侵。龍造寺秋月並起。應之。是危道也。不聽。

宗麟自將至日向。諸國兵來會者七萬人。立于于務志賀。使田原紹忍攻高城。齋藤鎮實、吉弘鑑理爲先鋒。九月十八日。諸軍濟耳川。嶋津義久弟家久助城將山田有信拒守。遣使來請和。且約割飲肥地千町獻之。紹忍欲請宗麟許和。白杵鎮次曰：彼非畏我者。無故求和。是欲紓我兵以換援。不然。謀乘我惰掩擊也。新田中將之於赤松氏。可爲明鑑。紹忍猶執和議。鎮次怒曰：公陷敵術中。今見其敗矣。吾固以身許國。不能從公等苟免也。迺拔刀

而出。以部兵百五十騎向高城。諸軍從而攻城。會義久赴援。至佐土原。乃解圍退。與義久夾水而陣。鎮實鑑理馳使務志賀。請進麾下。紹忍沮之。二將再馳使說曰：我軍雖衆。烏合之兵。其心不一。無他竒道。難以制勝。敵欲待我濟川逆戰。我退屯白杵。與彼相持。遣一將自肥後徑赴薩摩。襲其虛。則彼顧而潰。我因追擊。勝可必也。宗麟不從。趣諸將進戰。於是諸將分兵爲二。鎮實爲左先鋒。鑑理爲右先鋒。十一月十日夜。鑑理以舟渡上流。鎮實騎而

渡下流敵兵迎拒我先鋒擊卻之諸軍盡渡鎮實先眾進戰死左右軍合兵擊義久義久退陣猿馬場明且復戰勝敗未決鎮次鑑理等直衝義久麾下麾下擾亂紹忍將後隊性素恒怯望見義久馬標搖動大懼以為敵競進也廼策馬走諸軍顧而大潰義久追躡我軍墜水溺死無算鑑理鎮次等皆死之蒲池鑑盛冒義久陣健鬪聞鑑理等死即自殺從兵皆死鑑盛筑後人初使其子鎮漣會軍鎮漣有異志至肥後而還鑑盛怒自往而會焉至

近江守鑑盛號宗雪為柳河城主

是致死紹忍至務志賀勸宗麟收兵還於是鎮西

豪傑秋月氏筑紫氏皆畔大友氏衰不復振參取大友

記九州記九州治亂記島津家久助山田有信守高城據薩州舊傳記鳴津家譜按大友記興廢記

並係天正五年今從九州記七年正月宗麟傳國

嗣子義紘老于白杵以義紘猶弱親決軍務是月

秋月種實與筑紫廣門攻高橋鎮種於巖屋城鎮

種擊卻之宗麟遣志賀道輝赴援守巖戶三月種

實出兵石坂道輝與安樂平城將小田部紹叱鷲

嶽城將大鶴式部擊種實麻生元重宗像彈正原

田鑑尚並叛。斷道輝軍後。鎮種救道輝。擊破種實於石栗嶺。立花鑑連亦出兵擊彈正等。走之。道輝乃還巖戶。既而廣門攻安樂平及鷲嶽。鎮種赴救。拒之于御笠。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八月。元重彈正鑑尚復出兵筥崎。鑑連邀拒之。潛遣一將。夜涉多多良川。襲焚上松城。俘元重妻子。元重彈正遙望烟走保許斐城。元重陰乞降。鑑連使其焚城為內應。彈正覺之。殺元重。九月。鑑連鎮種擊鑑尚。彈正走。鑑尚降。道輝誅之。九州記。十月。龍造寺氏臣修行某。

太田某來侵。筑前筑紫廣門援之。大鶴式部小田部紹叱拒戰不克。鎮種擊修行等卻之。與廣門相拒。月餘。聞秋月種實將攻巖屋。乃還兵廣門追躡。鑑連聞之。赴救。擊廣門走之。九州治亂記。八年二月。宗麟遣田北紹鉄等略豐前。攻寶森城拔之。屯猪膝。秋月種實來襲我軍。大敗。保中津城。三月。嶋津氏將嶋津忠長新納忠元將兵入日向。四月。攻淺岡城。城將戶次鎮秀與志賀親安朽網鑑康等拒戰不利。退守臼杵。九州記。十三年春。嶋津義久遣第家

圖書顯忠長
武藏守忠元

高良山在筑後

久擊龍造寺隆信於鳴原。大破之。斬隆信。秋月氏、長野氏皆附義久。鳴津家譜七月，宗麟遣兵略筑後圍猫尾城。月餘不下。立花鑑連、高橋鎮種赴援。疾攻拔之。進下山下城。十月，收兵軍高良山。十三年九月，鑑連得病，死于軍。我衆大沮。諸將收兵退。筑紫廣門陷。寶滿城兵遁走巖屋。宗麟聞鑑連死，深悼惜。薦野家譜鑑連忠亮有勇，削髮號道雪。嘗夏日架涼棚大樹下。晝寢。暴雷震擊，拔刀斬之。雷傷其足。既而視刀有奇文，因號曰斬雷。後赴軍常乘輜。興廢記

耳川之役。大友氏宿將略盡。獨鑑連與高橋鎮種以立花巖屋相犄角。為府內藩屏。至是筑前無復應援。十四年春，宗麟聞鳴津氏將來攻，自度力不能抗。念四方可與謀事者。當是時，豐臣秀吉代織田氏執京畿政。威震四方。宗麟欲乞救於秀吉。乃如京師謁秀吉。請曰：自臣祖親世為探題，世任其職。而鳴津義久妄稱受探題之任，頻侵奪隣國。前迫逐伊東義祐。後攻殺龍造寺隆信。聞又將圖臣國。願君舉大師討義久。臣請為前驅。秀吉許之。宗

麟大喜辭歸曰杵

參取九州治亂記薦野家譜

九月秀吉使仙

石秀久長曾我部元親十河存保將南海兵來援

至豐後使黑田孝高趣毛利輝元赴豐前十月豐

前城并其長野某起兵並叛宗麟使義紘赴討志

賀道易柴田紹菴素送款嶋津氏乞援至是義久

使弟義弘自肥後家久自日向二道來侵義久自

將繼之國中震駭家久使白濱周防野村備中攻

臼杵而自圍鶴城宗麟馳使告急義紘義紘驚引

兵赴救秀久元親存保助之十二月與家久戰于

嘉兵衛紗幸

戶次川大敗存保戰死義紘與秀久等走保府內

家久陷鶴城長驅迫府內義紘棄府內走高崎秀

久等皆遁義紘欲據龍王以殘兵四千走豐前兵

多逃亡宗像鎮次吉弘紗幸等從焉

參取九州記嶋津家譜

近臣足達圖書後至義紘曰汝來何遲對曰臣恐

妻子為敵辱還殺之火家而來是以後矣義紘憫

然流涕既而追兵迫圖書拒戰死梨津某村山某

皆義紘近臣也義紘踈梨津寵村山村山路亡去

梨津與圖書俱回馬死義紘纔達龍王

九州治亂記本書龍

王作妙見嶽今從九州記島津家譜於是曰杵救援絕柴田禮能從宗麟於城中其族紹菴在敵軍宗麟疑禮能與紹菴有私禮能憂憤欲誘殺紹菴以明已意乃出城佯以好言呼紹菴紹菴疑而不出禮能與其子玄蕃衝圍殺傷數人而死周防備中以城難拔解圍退與伊集院美作攻鶴崎城城將吉岡掃部寡婦妙林修守備設筭以待三將進兵薄城陷奔死者百餘人妙林自被戰袍提薙刀率婢三十五人皆同裝晝夜巡城中督戰既而食竭佯降九州記是時

義弘軍管見分兵攻下諸城邑獨柵牟禮及岡不

下島津家譜岡城將志賀親次以驍勇聞閉城堅守其

友某說曰國中皆叛子猶守孤城欲誰為哉親次

正色曰子非吾故人耶當以忠義被勉勵乃反說

降也其友愧謝請同守時城兵僅三百人敵兵來

攻親次設伏險要縱輕兵邀戰佯走者三敵以為

怯縱火而進伏發親次出賊鼓譟夾擊破之武將感狀

記十五年春秀吉大舉征嶋津氏時宗麟以病卒

于曰杵義紘從秀吉為鄉導嶋津氏降義紘封豐

後初妙林以鶴崎降也。數邀饗鳴津氏三將。及豐臣氏前軍至豐前。三將棄城退。妙林佯約與俱往。而豫伏兵歸路。斬三將。獻其首於義統。秀吉至豐後。聞之。召妙林。妙林以疾辭。九州治亂記。朝鮮之役。義統與黑田長政等將第三軍守鳳山。小西行長在平壤。為明兵所圍。馳使來告急。義統性素柔懦。見使者大懼。以為平壤既陷。即棄城走都城。秀吉聞之。怒褫其封。附義統于毛利輝元。嗣子義延于東照公。公矜義延。賜采邑。參取秀吉譜。烈祖成績。按朝鮮征伐記。附義統子于

加藤清正誤。

關原之役。義統從輝元于大阪。輝元使義統將兵赴豐後。徇其舊封。未發。會吉弘統幸來謁。義統之失封也。統幸依從弟立花宗茂于柳河。統幸素以驍武顯。聞石田三成起兵。而義延在關東。謂東西舉兵。利在東。吾且奉郎君以圖興復。乃謂宗茂曰。故君之子。在關東。義當從死之。請自是辭。即東上抵大阪。聞義統在堺浦。往見義統。義統喜曰。因毛利氏推輓。豐臣氏使我將一面。且賜舊領。豐後。統幸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義統曰。何也。

對曰。三成託事幼主。欲營私利。天下孰與焉。智者因義致命。無名竹帛。今君為小人所欺。棄義壞名。假令軍有利何為。况萬無利乎。願君察焉。義紘不聽。紘幸乃辭出。低徊久之曰。彼此皆我主。今見其不濟。棄之而東。我不忍也。乃還。義紘大喜。俱航海抵上關。黑田孝高遣使齎書來議和。不聽。九月。至濱脇。舊臣來集五千人。宗像鎮次。田原紹忍亦來謁。義紘示以孝高書。二人交勸和。義紘曰。吾受毛利氏眷顧。不可負。惟當外墳墓地耳。紘幸知其不可

上關屬周防

濱脇屬豐後

木付今杵築也

諫。乃與鎮次約死。義紘欲先取木付據之。使紘幸鎮次攻之。木付細川氏屬城也。守將松井康之有吉立行。乞救於孝高。孝高遣兵赴援。而自將繼之。義紘聞之。軍立石。紘幸鎮次解圍還。赴立石。孝高與康之等來攻。紘幸鎮次拒之于石垣原。擊破其前隊。義紘馳使命。紘幸收兵退。紘幸不肯。麾兵而進。自揮槍。殪數十人而死。鎮次亦死。我軍大敗。義紘恇懦不能復戰。孝高使人來說降。義紘乃降。取

魔釋記。黑田家譜。按魔釋記。義延作。尋放于常陸。義信。紘幸作。宗行。今據成績改之。

慶長十年七月卒。九州義延事東照公子孫世為麾下士。大友氏亡後起於其族將而顯者為立花氏。

初名紗虎後更宗虎正成親成尙政後正又更宗茂

立花宗茂初名紗虎。父曰高橋鎮種。削髮號紹運。娶齋藤氏生二子。長即宗茂。次紗增。後更直次。宗茂幼時從群童放鷹於野。卒遇獠狗。童奴奔散。狗騰向宗茂。宗茂側身以刀脊擊之。狗走逸。鎮種聞之謂宗茂曰。汝何不斬之。對曰。兒聞劍以斬敵。未聞斬狗也。鎮種嘉其膽力。而深戒矜伐。舊聞天正

三河守增時

九年立花鑑連請養宗茂為嗣。鎮種許之。鑑連以女配焉。於是宗茂繼立花氏。十年十一月宗茂從鑑連鎮種擊秋月種實於石坂。獲敵驍將堀江備前。時年十六。薦野家譜十三年鑑連鎮種略筑後。宗茂與其臣薦野增時等留守立花。秋月種實窺虛來攻。城中危懼。宗茂謂增時曰。彼侮吾少弱。必不設備。可襲而破也。增時曰。我兵寡單。宜堅守。不宜出戰。宗茂憤激曰。勝敗天也。縱令守城。豈保必全。卿等不從。吾獨往矣。增時不敢違。宗茂夜以三百人

出襲秋月氏營種實果不設備營中擾亂不戰而走九月鑑連軍高良山以病沒當是時大友氏既衰四隣並叛附鳴津氏宗茂堅守立花舊聞記按立花家譜立花鑑連本戶次氏承立花鑑載後戶次氏亦出於能直裔戶次重秀鑑連其十五世孫也十四年春宗茂聞鳴津氏大舉且至與鎮種議遣使乞救於豐臣秀吉秀吉許之而未發薦野家譜六月嶋津氏將嶋津忠長伊集院忠棟攻筑紫廣門破之進軍大宰府兵四萬餘人國中震怖諸城皆下不下者立花巖屋寶滿三城而已嶋津家譜薩摩兵亂記按舊聞記九

州治亂記記此條皆誤

先是筑紫氏兵守寶滿鎮種與筑紫氏和使子直次助守寶滿而自守巖屋高橋七月嶋津氏二將攻巖屋宗茂聞之慮巖屋兵寡難守遣使勸鎮種棄巖屋守寶滿鎮種不肯曰我兵雖寡防守當支旬日旬日之後城陷則敵亦疲矣必不能猝拔立花也相持數日乃豐臣氏援兵至吾生不足惜顧與道雪交深分厚不可使其無後苟汝而在吾死無憾使者還報宗茂流涕謂將士曰巖屋急矣不可不赴援誰可者眾奮請往於是宗

右京連正
隼人種任

日本外史補

卷之七

三

藤田氏藏

茂令吉田連正後藤種任等四十餘人赴援既而
圍合鎮種勵士卒拒戰殺傷過當嶋津氏二將使
新納藏人遙呼說城中曰君盡守禦之術以寡破
衆其武亦多矣今大友氏既衰九州盡屬我而君
猶守孤城非計也何不議和謀富貴也無爲空自
破滅鎮種登櫓應之曰我荷大友氏殊遇見衰背
之義所不忍豐臣氏援兵今將至公等之死立可
矣矣公等亦將棄舊主乎士乘時成功易臨危守
節難我寧爲難者而死二將又使莊嚴寺僧來說

鎮種不答二將知其不可降益兵四面齊攻二十

餘日城乃陷鎮種自殺城兵無一人逃者連正種

任等皆戰死參取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二將遂下寶滿執直

次轉兵圍立花遣使城中說降宗茂曰必欲得城

以旗鼓取之徒勞口舌無爲也二將以兵疲解圍

去宗茂出兵追擊大破之明日宗茂自將攻拔高

鳥井城斬城將星野吉實遂克復巖屋舊聞十五

年豐臣秀吉將諸道軍至筑前宗茂往謁秀吉嘉

其堅守孤城賜名馬寶刀命爲先鋒討嶋津氏嶋

日本外史補

卷之七

三

岡田氏藏

津氏降。以功封筑後四郡。食十三萬石。治于柳河。在左近將監。秀吉召見直次。以其父外節。賜筑後三池郡一萬石。使屬宗茂。參取藩翰譜。立花事實記。古文書。是歲肥後賊起。圍平山城。城中食竭。國主佐佐成政討賊。納糧於平山。為賊所奪。請援於鍋嶋直茂。直茂救之。與賊戰。不利。秀吉命宗茂討之。宗茂率八百人赴援。次南關。分兵為三。以一軍攻賊魁。有動大隅。一軍納糧於平山。自將一軍繼之。賊兵出。宗茂擊走之。終納糧而還。賊伏兵山谷間。要我歸路。宗茂乃宣言曰。寡兵踰

次郎兵衛統春

和泉守鎮幸

險。恐為賊所遮。我且俟援而還。賊聞之不備。宗茂急提軍而過。賊覺之。追躡。十時源兵衛立花統春等死之。賊將有動。下總舉槍。宗茂傷其左手。宗茂怒。直奪槍。拉下總。伏之鞍橋。斬其首。小野鎮幸在後軍。聞急。以二百騎馳至。夾擊破之。賊別將守大田黑城。宗茂攻拔之。賊勢稍衰。九月。宗茂還軍。明年。大隅伏誅。餘黨盡平。舊聞記。宗茂如京師。謁秀吉。秀吉謂曰。吾欲賞子功。公田在四國九州者。唯子所欲。對曰。臣荷殿下恩。有甲兵三千。天下有事。

足以當一方。封土非所望也。殿下苟欲錄臣微功，願賜官階。秀吉為奏請，拜從四位下，待從。藩翰文

祿元年，秀吉征朝鮮。宗茂與小早川隆景、高橋直次等將第七軍。征伐記率兵三千航海。四月，我軍既下，金山東萊諸城會軍帥宇喜多秀家營，議戰。諸將皆欲直赴都城。秀家曰：「宜先聞太閤而後發也。」福嶋正則、加藤清正等議不合。隆景問計宗茂。宗茂曰：「僕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出兵海外，每事遙取，進止恐誤機會。今王城警備未周，國中

召募未集，機不可失也。」隆景曰：「何以知警備不周？」召募未集，對曰：「若根本堅固，金山東萊不應如此崩潰。以金山東萊無備，知王城亦無備。且僕聞王城道程于生口，曰有艱險要害地數所。若我猶豫，彼據險守要，明兵來援，則難猝拔。不如及其未定，進取也。」諸將從之。遂進下都城。朝鮮聞書虜兵屯城西北五六里外，扼金山之路。秀家使宗茂乘夜襲擊，燒柵斬首七百餘級。虜兵逃散。舊聞七月，小西行長擊破明將祖承訓。史孺守平壤。秀吉譜按

月明將祖承訓史孺將兵至安定館小西行長黑
 田長政擊之宇喜多秀家趣大友義統及宗茂接
 行長與明軍相持孺乘風雨襲行長行長敗走
 長政救行長擊史孺走之既而朝鮮兵三萬援史
 孺圍長政史孺大破之行長亦返戰獲史孺斬首
 三千五百級行長蔽以爲已功
 大友義統距平壤
 與本書及懲懲錄諸書不合

南四里屯鳳山宗茂屯其傍近而隆景直次守開
 城互爲應援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率兵二十萬
 來圍平壤行長告急義統大懼走都城過宗
 茂營欲共去宗茂不從將救行長會直次聞急來
 援宗茂大悅俱進赴平壤遇行長潰圍遁走宗茂

迎問之行長曰賊鋒不可犯今且至矣即策馬去
 直次曰與行長俱退耶將拒敵耶欲拒敵宜留行
 長宗茂曰敗軍之將留之何益乃設五伏以待既
 而追兵至伏發夾擊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宗茂收
 兵還營我諸將在都城者議使大同以東諸城撤
 兵退於是宗茂與隆景直次等還都城如松乘勝
 鼓行而進屯開城將攻都城諸將議戰守秀家等
 皆懲平壤之敗恐眾寡不敵欲守都城以待援軍
 獨隆景欲戰議不合宗茂進曰虜忸勝侮我謂不

能復戰。我出其不意。可一戰而敗也。今不急擊之。曠日持久。彼知我情狀。築長圍。絕金山糧道。是危道也。今日之計。唯有戰而已。隆景贊之。議乃決。部署所向。舊聞隆景軍南大門。宗茂直次及毛利元康。毛利秀包等屬焉。如松果輕我軍。謂和兵精銳。殲於平壤。乃留兵開城。親率步騎十萬。以高昇孫守廉。祖承訓為先鋒。朝鮮兵為後軍。進至碧蹄館。我軍慮明兵來襲。每夜遠斥候以備之。二十五日夜。宗茂候騎與明副總兵查大受。朝鮮將高彥伯。

遇碧蹄南礪石嶺。暗中相擊。死傷甚多。黎明遙望。明兵相距一里餘。於是隆景為先軍。宗茂及元康。秀包直次為奇兵。陣其傍。秀家等陣其後。既而隆景與明兵戰。稍卻。宗茂與元康等橫衝如松中軍。隆景勵眾督戰。自己至午。如松所領皆北。兵劍樂鈍劣。我軍長刀精利。無敢當其鋒。如松見勢危。遽徵後軍。未至。我軍急薄。終大敗之。如松脫身逃。秀

吉賜書褒獎之。

參取征伐記。秀吉譜。癸卯錄。按戰。舊聞記諸書。正月二十五日。

夜宗茂與高橋直次率三千餘人發都城分兵為三。小鎮幸。直花三左衛門將前隊。十時連久。內。

田忠先衛門將。隊前隊進戰破之。後隊黎明遇
李如松先鋒連人。餘人死之。明兵競進鎮幸
伏而敗。連久。以下。復至。我兵僅八百。弓銃齊發。
等擊却之。明軍萬餘。復至。我兵僅八百。弓銃齊發。
殺獲甚多。而明兵益加。我軍將潰。宗茂以二千騎
來救。馬上揮偃月刀督戰。將士皆奮擊。莫不一當
百斬。首二千九百級。明軍稍卻。宗茂援軍益振。既而
殮會。宇喜多秀家。小早川隆景來援。軍益振。既而
如松又驅大衆而至。秀家迎戰。不利。隆景繼進。
力戰良久。宗茂與直次。橫衝如松中軍。殊死戰。呼
聲動入地。明軍大敗。如松備以身逃。我兵追至關
湘河。明兵墜河溺死無算。此役。宗茂獲首級六千
餘。監軍大谷吉隆。忌其功。署曰。三年四月。從宇
喜多秀家。攻晉州。明將劉綎來援。宗茂請往拒。乃
以毛利秀包副之。五月。宗茂秀包拒之城外。設伏

大破綎兵。由是諸將得拔晉州。四年六月。宗茂自
朝鮮歸。十月。至伏見。謁秀吉。秀吉賞其功。賜第於
伏見。為宿衛將。五年。秀吉修伏見羅城。宗茂受命。
與小早川秀秋。各遣其將。使董役。兩家役卒爭事。
相鬪。殺小早川氏卒。秀秋怒。勒兵將攻宗茂。宗茂
適與高橋直次。詣淺野氏第。聞變辭去。直詣秀秋
謝之事。得寢。而秀秋意終不解。宗茂常有戒心。慶
長二年。和議敗。再航海。從宇喜多秀家守釜山。三
年正月。明兵圍蔚山。諸將發兵赴救。會明將牧務

遼窺虛率兵數萬抵般丹。秀家大驚。使宗茂擊之。宗茂即夜將八百騎發金山。天方雨雪。眾皆請蒞天明發。宗茂曰。使敵知兵寡。非我之利。我且出其不意。即發。夜半抵般丹。寒甚。明兵困卧不備。宗茂縱火虜營。鼓譟攻之。務遼駭走。斬獲甚多。舊聞記。本書般丹作般舟。蓋誤。逸史外史。皆作般丹。今從之。按征伐記。慶長三年正月。宗茂與毛利秀元。黑田長政。吉川廣家等。救蔚山。而不載。攻般丹事。淺川聞書曰。宗茂再救蔚山。前役明朝。鮮兵據八上。塞蔚山。金山之道。宗茂夜襲破之。遂赴蔚山。以正月二日。會諸將于蔚山。吉川藏人。以部兵與明兵戰。小早川黑田諸將援之。宗茂亦赴援。攻敵背破之。按八下地名不詳。豈指般丹乎。然舊聞記以襲般丹為

正月二日夜。則無以是日會諸將于蔚山之理。必有誤。五月。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等。受秀吉旨。罷兵歸。其餘留者。分為四屯。加藤清正守蔚山。小西行長守順天。嶋津義弘守新寨。宗茂從小早川。秀秋守釜山。九月。明分兵圍三屯。秀秋聞之。議赴援。諸將皆懼。無敢出計。宗茂獨奮曰。蔚山圍解。則新寨順天自解。吾請往。秀素與宗茂有隙。曰。子欲往。當以一軍往。不可求援他人。諸將咸危之。秀秋曰。渠素小家。死亦不足惜矣。宗茂憤然。欲與之交刺。既而謂以私忿壞公事。

非忠也。乃率千人赴援。值明兵五千于元濱。乘曉霧擊走之。追北小野鎮。幸慮虜有後軍。諫之。宗茂曰。虜馬足亂。可追。不追。虜知我寡。追擊又破之。既舍。逸囚。眾咸怪之。宗茂曰。今朝虜不知我寡。我逸囚。是視寡誘虜也。乃設五伏以待。夜半明兵來襲。伏起復克之。斬首四百級。明日至全澄。距蔚山十里。明將麻貴解蔚山圍而退。宗茂與清正夾擊大破之。初。清正不知有援。怪明兵終夜喧騷。見宗茂以孤軍來援。驚謝曰。夙聞公勇。今則過所聞矣。麻

貴既解去。宗茂引兵還金山。

舊聞記。本書麻貴作梅栢。今據征伐記。懲

錄。改之。明分兵圍三屯。本書不記。月。今據懲。錄。征。韓。錄。補。之。按。征。伐。記。秀。吉。譜。皆。云。五。月。秀。秋。歸。者。即。秀。家。秀。元。非。秀。秋。也。罷。兵。十。月。秀。吉。討。至。諸

將潛相告治裝。十一月。嶋津義弘去新寨。抵金山。小西行長將去順天。明將陳璘陳璘與朝鮮將李舜臣等扼順天海口。宗茂與義弘等赴援。擊破之。行長自南海退。遂與俱歸。宗茂從外征。前後七年。數建功。監軍石田三成。大谷吉隆等忌之。每抑其功。以故賞不酬勲。秀吉既薨。子秀賴幼。東照公

代決天下政。參錄舊聞記五年。公討上杉景勝。石田三成。矯秀賴命起兵。毛利輝元。宇喜多秀家。應之。徵書至。宗茂集將士議之。小野鎮幸等請應徵。薦野增時曰。內府長兵略。能料未然。馬首未東。既知關西有事。然則舍上杉佐竹。而與池田福嶋諸將還軍西上。大老奉行雖假秀賴命。其志不一。戰必不利。黑田孝高。加藤清正。與三成有隙。必當左袒。內府不如據城與孝高。清正協謀。定西討之議。則國家可以久安。宗茂曰。我浴太閤之恩。且與輝

元有舊。不論成敗。唯視義所當為。宜從輝元指揮。竭力從事。以翼戴秀賴。是我志也。乃將二千五百人往會大阪。關原記大全。按本書一說。宗茂聞關原曰。秀賴幼弱。內府代之為政。宜屬內府。乃遣其臣山田正兵衛。輪款東照公。既而秀家輝元書至。勉以翼戴秀賴。宗茂乃變志。赴大阪。又按舊聞記。毛利輝元。應三成。招宗茂。及毛利秀包。宗茂固知三成奸計。與秀包俱如安藝。說輝元以利害言甚。劉切輝元不聽。宗茂乃率軍會大阪。二說皆可。疑故不取。九月。赴美濃。抵勢田。聞京極高次。以天津城應東軍。乃與毛利秀包。伊藤民部等。攻大津。排土豚。發大砲。宗茂臣由布大炊。中江新八等。肉薄而

肥後守家定本
姓杉原

登諸軍繼進破第三郭會高野僧興山來議和高
 次致城去宗茂將赴大垣聞小早川秀秋等應東
 軍西軍大敗于關原乃還入京師秀秋父木下家
 定在京師宗茂遣使謂家定曰貴息之事既無可
 奈何公能助嗣君守大坂僕請與共致死家定答
 曰子先往矣吾亦將繼發因急閉門登埤宗茂即
 去至大坂使謂輝元曰公苟城守願扞一方輝元
 曰請議而後答宗茂罵曰今日復何議乃取質航
 海歸柳川修守備傳記按大全是時宗茂遣薦
野親次詣東照公謝罪乞歸

正未可知 加藤清正以蔚山之援與宗茂善至是遣
是否

使來說致城宗茂乃降 東照公沒其封以柳河
 賜田中吉政宗茂去依清正小野鎮幸以下皆從

八年秋宗茂遊江戸舊聞記按淺川聞書小野鎮
幸從宗茂往隈本謁加藤清

正辭出清正目送謂近臣曰渠以一槍扞一方有
餘矣汝輩宜倣焉後清正親近鎮幸數召見或與
圍碁嘗侍坐有近臣隔障諍闕殺人廳中大騷清
正將起止之鎮幸率袖諫曰君何輕卒乃爾假令
狂奴來侵此坐猶有愚臣在請以身當焉不克而
後君當親勞手清正愧而止嘗問鎮幸曰武道何
事最難對曰處死最難清正稱善久之清正臣飯
田覺兵衛森本義大夫等每與鎮幸宴會輒請語
其戰功鎮幸絕口不言覺兵衛等意頗輕之相謂
曰彼在柳河特稱雄在隈本則凡庸耳鎮幸聞之

意不悅。他日宴會。衆復請之。如前。鎮幸乃起解衣。滿身四十餘創。因歷指其創痕。曰。某役得此槍創。某戰得此刀創。一。座驚嘆。又出示大友氏及宗茂父子感狀。遍讀。曰。某役一番槍。某戰二番首。攻某城先登。讀畢。曰。僕之微功。大畧如此。抑有欲請諸君者。吾主雖屢蒞陣。然冒鋒刃者。不過如吾曹。其親下手者。無幾矣。聞主計頭公每劇戰。手揮十字槍。至折其片枝。君猶如此。况爲之臣者乎。願得聞其詳。衆默然不敢發一言。鎮幸素蓄貲。及宗茂游江戶。獻金充費。以故無所乏。其復舊封。鎮幸之功。居九年七月。公召宗茂。賜五千石。爲麾下士。

十一年正月。封陸奥棚倉。食一萬石。大阪之役。從

台德公參謀議。以功加賜二萬石。立花古文書。按舊聞記。慶長八年。宗

茂遊江戶。東照公臥之。召宗茂封陸奥棚倉。食一萬石。大阪之役。以功加賜五千五百石。讓。元和

筑後守忠政

六年。田中吉政子忠政。矢無嗣。封除。台德公賜宗

茂舊封。再徙柳河。近代寶錄公以其誠直無他。爲宿衛

臣。親近之。每宴會。與丹羽長重侍。世呼稱相伴衆。舊聞

記寬永十四年冬。肥前嶋原賊起。大猷公下教西

海諸侯。遣板倉重昌。監其軍討之。尋命松平信綱。赴

討。召宗茂問計。對曰。賊雖死守。食竭則自潰。臣度

賊資糧。當不支明春。若欲急夷之。宜退軍三四里。

下令誅止魁首。脅從者盡宥之。安居復業。如此則

豪將強兵守之。猶且相疑離叛。况於烏合之衆乎。

我因乘釁疾攻。卽城可拔也。公曰。吾欲盡誅賊黨。以懲將來。乃從竭糧之策。命宗茂佐信綱。嗣子忠茂從焉。明年二月。賊果食竭。宗茂忠茂與諸將擊之。賊盡伏誅。淺川聞書。忠茂高橋直。次子也。宗茂養以爲嗣。是歲。宗茂傳封忠茂而老。削髮號立齋。公臨其第。賜刀及服。十九年十一月卒。年七十六。墓誌立齋爲人忠勇有謀。略善射事。大猷公寵遇優渥。屢召見問戰功。及年老。賜帽杖。許殿上用之。初立齋之封棚倉也。謁台德公謝恩。遂見大納言義直。義直饗之。語次從

尾張侯義直

容謂曰。請爲我語大津之役。聞卿每戰以寡破衆。用何兵法。立齋對曰。當時僕罪不容誅。然僕實蒙故太閤恩。方其攻大津。欲盡屠城兵。會和議成而止。僕所用兵法。無所主。臨時制宜耳。僕平日待部卒。無所親疎。唯以愛矜撫恤爲務。以故臨事致死。此其所以制勝。僕非有他術也。義直聞之。嘆稱義直性嚴峻。其下多得罪者。立齋益諷之也。其再封柳河也。立花壹岐謂曰。故田中侯好治邸宅。今君承之。視外賓不傲陋。不亦可乎。立齋曰。否。美宅生

驕田中氏據筑後全國。以大阪之役欠用度。招謗議。無他費財土木。上已驕。下亦惰焉。吾不欲彼彼也。壹岐愧服。淺川開書立齋既卒。忠茂任侍從。為飛驒

守。高橋直次。關原之役。得罪沒封。慶長十八年。

東照公賜直次常陸國內五千石。冒姓立花。至子

種次。復舊封。兩家子孫相繼至今。藩翰譜玉峰記

岡田僑曰。余嘗遊府內。觀大友氏城址。既而過門司。追想其與毛利氏構兵。慨然嘆興敗之有由焉。嗚呼。國之有小人。猶身之有疾疾也。人誰不知疾

疾之可畏。而常嗜旨味不自戒者。以其甘於口也。世主誰不知小人之可惡。而常寵任不悟者。以其阿諛承順。喜功興事。深合己意也。蓋人主之用兵。其初莫不惴懼自戒。及其稍得志。則謂無復足憚。遂凌侮敵國。輕用甲兵。而老臣宿將。遠慮持重者。皆斥遠之。以為老怯不足任。於是無識無耻貪權。懷利之徒。爭迎合其君。僥倖其成功。功成則益固其權。不成則歸咎於其君。此大友氏所以寵田原紹忍。取覆亡之禍也。宗麟初志在復遠祖親世之

業而親世所領。不過豐筑肥數州耳。宗麟用戸次
鑑連齋藤鎮實等。勵精養銳。數破毛利氏。所向有
功。盡復其舊圖。於是意滿志驕。欲并遠祖未能并
之國。輕舉妄動。遠攻鳴津氏。當是之時。諸將皆以
爲不可。宗麟乖衆議。獨聽紹忍。一敗喪氣。不復振。
猶武田勝賴用長坂跡部之言。取長篠之敗也。勝
賴承信玄緒業。固與宗麟經營鎮西不同。然忤於
勝。銳於功名。委任小人。以致敗者。未嘗異也。蓋勝
賴之亡。兆於高天神之功。宗麟之亡。始於門司之

捷。勝賴有高天神之功。而高坂馬場諸將之計不
用。宗麟有門司之捷。而鑑連鎮實等之諫不聽。嚮
使此二君當用兵之初。稍失利有所懲戒。則其禍
不至如此之速也。悲夫。至如義統柔懦不斷。庚子
之役。有一紗幸。不能用。其亡不亦宜哉。

又曰。大友氏事無可稱道。而立花氏以其族將起
身。功烈甚偉。而余所深感者爲立花之役。方嶋津
氏攻二筑。鎮西震駭。不下者巖屋寶滿立花數城
而已。紹運宗茂各守孤城。拯援四絕。而巖屋先受

日本外史補遺卷之六
三十四 岡田氏藏
圍紹運守節死之。吾觀其答新納藏人引義慷慨誓死不顧。雖張巡睢陽之守。蓋不過之。鳴津氏兵已陷巖屋寶滿。以爲立花可不攻而下也。而宗茂不屈。以死拒之。及敵兵去。尾擊破之。又攻拔高鳥井城。是其最難者也。異日朝鮮之役。數畫策建大功者。已兆於此矣。或曰。宗茂慮巖屋難守。勸其父守寶滿。紹運不肯。宗茂觀父之急。不自赴援。而遣其將何也。曰。各有城守之責也。道雪以大友氏宿將。積功勞。領立花。而宗茂繼道雪後。則義當與城。

存亡。不得棄之從父也。且是時敵兵方猖獗。乘累勝之勢。圍彈丸黑子之城。萬無活路。惟得死所而死。此宗茂之意。而豈圖得其全哉。故宗茂之不自赴援。猶紹運之不肯棄城也。豐臣太閤嘗曰。方今勇士。西則立花宗茂。東則本多忠勝。長秋之役。忠勝以五百騎躡太閤數萬之衆。宗茂以孤城拒鳴津氏。皆出於節義。而太閤所以深稱二人者。亦以此歟。

其類

菅原谷出外前義而大國以以新略一人其亦以

以五百保繼大國其國之其亦以以以以以以

義士西國在外宗如來國本多國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日本外史補卷之七

